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ДЕТСТВОМ ИРОВОУННЕРУЕТ

成人版·全译本·精·彩·阅·读

〔苏〕高尔基◎著 苏 易◎编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ДЕТСТВОМЫРЕМОЙУНИВЕРСИТЕТ

〔苏〕高尔基◎著 苏 易◎编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 苏易
编译.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18-1210-8

I. ①童… II. ①高…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小
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291 号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20mm 1/16	
印 张	30	
排 版	文贤阁	
字 数	52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210-8	
定 价	26.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目 录

童 年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1
第六章	51
第七章	57
第八章	65
第九章	78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105
第十二章	122
第十三章	137
在 人 间	150
第一章	150
第二章	163
第三章	174
第四章	182
第五章	203
第六章	214

第七章·····	221
第八章·····	233
第九章·····	244
第十章·····	255
第十一章·····	270
第十二章·····	283
第十三章·····	300
第十四章·····	310
第十五章·····	321
第十六章·····	331
第十七章·····	341
第十八章·····	352
第十九章·····	362
第二十章·····	372
我的大学·····	382

童 年

第一章

阴暗狭小的房子里面，我的父亲正四肢伸展地在地板上躺着。他的身上是一身白色的衣服，两只脚赤裸着，手指头毫无力气地弯曲着。他那宁静慈爱的眼睛紧紧地闭合在一起，猛看上去就像两个黑洞似的。他的嘴巴死板地张开着，似乎是在恫吓正在他身边跪着的母亲。而母亲正在给父亲梳头发，用的梳子是我们经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母亲腰上是一条红色的围裙，她的嘴里持续不断地唠叨着什么，而红肿的眼睛里则不断有眼泪流出来。外婆使劲儿抓着我的手，她也因为哭泣而颤抖不止，这使得我的手也随着她抖动了起来。她要把我往父亲的身边推，可是我不想去，我感觉非常恐惧！我之前没见到大人哭过，外婆一直对我说：“赶紧和你爸爸道别去，从今往后你就看不见他了，他已经死了，好孩子，他是不应该死的，他还如此的年轻。”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理解外婆话中的意思。

我刚刚从一场大病中走出来，勉强能下床走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父亲一直照顾着我，他始终是非常高兴的样子。后来，他忽然就消失不见了^①，此后的日子里，我就由外婆照顾，外婆的性情非常古怪。“您是如何到这里来的？走着来的吗？”我向外婆问道。“我是从尼日尼来的，我是坐着船过来的，水面上是没有办法走的，小鬼！”外婆答道。她说的话真是可笑，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家的楼上住着的是几户波斯人，他们都留着浓密的胡子，而且头发也是染过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卖羊皮的小贩，他是一个黄皮肤的加尔梅克族老头。楼梯的栏杆可以当作滑梯来滑，万一不小心摔倒了，就翻着跟头一直滚到底下去，这里的一切我都很熟悉，但是我根本就不知

^① 高尔基3岁的时候，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爆发霍乱，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他的父亲不幸染病而死。

道还有从水上上来的人这回事。“我为什么是小鬼呢?”“因为你老是不停地吵闹。”外婆和蔼地微笑着说。外婆说话的时候非常亲切,幽默感十足。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起,我们就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是多么渴望她能早点把我从这间小屋里带走啊。母亲使我觉得抑郁,她的眼泪和她悲痛的哭声都让我觉得诧异,让我惶恐不安。我之前从没见过她像今天这样。平时,母亲非常严厉,很少说话。她有着高大的身材,始终拾掇得整洁利索。母亲拥有一个硬朗的身体,还有一双十分有力的大手。但是现在,她的全身好像都肿了起来,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看起来让人相当难受,好像她所有的一切都被搅乱了。平时,她的头发总是妥妥当当地盘在头上,就像是一顶油光闪闪的大帽子戴在头上,现在头发却散乱地披在裸露在外的肩膀上,以及遮挡在脸上。她的头发有一半被编成了辫子,时不时地摆来荡去,轻轻地触摸着父亲那张沉沉睡去的脸。我已经站在那里很久,可是母亲并没有搭理我,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一眼。她不断地帮父亲梳着头,始终哭泣着、抽噎着,泣不成声。有几个身着黑色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来到门口,他们往屋里看了一下,那个巡警大声喊叫:“赶紧抬走那个死人!”

有一个黑色的大披巾被挂在了窗户上,它是用来代替窗帘的。此刻,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披巾就像一张船帆似的。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乘坐小帆船游览玩乐。突然之间,一声霹雷响起,父亲急忙用自己的双膝将我牢牢地夹住,大声说道:“别害怕,没事儿的!”

这个时候,母亲突然费力地站了起来,可是马上又坐了下去,仰面躺在地板上,头发在地板上散开着。她那张本来煞白的脸变成了青色,两只眼睛紧紧地闭合在一起。她用像父亲一样痛苦的声音说:“赶紧把门关上,将阿列克赛弄出去!”

外婆急忙将我推到一边,跑到了门口,大喊着:“亲爱的邻居们,不要惊慌,也不要管别人的闲事,看在基督的面子上,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吧!这里没有霍乱,只是女人将要生孩子了。邻居们,做点好事,赶紧走吧!”

我在箱子后面的黑暗角落里藏着,在那里,我看见母亲在地板上躺着,她的身体不断地扭曲着,痛苦的呻吟声不断从她的嘴里发出来,牙齿也被咬得吱吱作响。在她的身边,外婆正爬过来爬过去,不断地对母亲进行安慰。外婆的声音听起来又温柔又体贴:“为了你们的孩子,坚持住,瓦莉莎,圣母保佑你!”我感到非常恐惧。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不停地忙碌着,就在父亲的旁边。有时候会碰到父亲的身体,于是她们又是痛哭,又是喊叫。但是我的父亲

却始终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忙活了好一阵子，母亲好几次都站了起来，但是很快又躺了下去；外婆就像一个柔软的大黑皮球，有时候会往门外跑去，过了一会儿又会跑进来。后来，突然有婴儿的哭声从黑暗中传了出来。“感谢上帝！”外婆说，“是个男孩！”随后，外婆将蜡烛点燃。我应该是稀里糊涂地睡着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我记忆中留存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阴雨的天气中，萧条公墓的一个角落，我正站在滑不溜秋的黏土小丘上看着墓穴。父亲的棺材就放在那个墓穴里，墓穴的底部已经产生了积水，水中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青蛙跳到了米黄色的棺材盖上。在父亲墓前，除我以外，还有外婆、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那两个乡下人手里拿着铁锹，满脸的不耐烦。大家身上沾满了细小的珍珠似的雨滴。“开始封土吧。”巡警说，并退到一旁去。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土块把墓穴里的积水打得啪啪作响。蹲在棺材盖上的青蛙匆忙跳下来，刚要往穴壁上跳，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你离远一点儿，孩子。”外婆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挣脱了她的手，固执地站在那里。“真是拿你没办法，上帝啊！”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直到墓穴被填平，她还那样站着。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忽然起风了，雨停了。外婆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你怎么不哭啊？”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问道，“你应该哭啊！”“我哭不出来。”我答道。“哼，哭不出来，这样可不好。”外婆轻声对我说。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我很少哭，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因为疼痛我是从来不哭的。我哭鼻子的时候，父亲总是笑话我，而我母亲却大声斥责我：“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墓穴里的青蛙，“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我向外婆问道。

“不，爬不出来，”外婆摇头，“愿上帝保佑它们。”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没有人会像外婆这样一说话就一定会提到上帝，好像她跟上帝是亲戚。几天以后，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搭上了轮船。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夭折了，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着红带子。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轮船的小窗朝外张望，小窗圆圆鼓鼓的，好像是马的眼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污浊的河水翻着

泡沫，哗哗地流去，时而河水翻起浪花，拍打着玻璃窗。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跳到地板上。“别怕！”外婆对我说，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抱起我，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河面上升起潮湿的浓雾灰蒙蒙的。远方偶尔显现出黑黝黝的土地，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动不动。她两手抱在脑后，身子倚着舱壁，木讷地站着。她的脸色暗淡，呈铁青色，两眼紧闭着。她一直沉默不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觉得，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我感到陌生。外婆多次轻声劝她：“瓦莉娅，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不好？”我母亲对外婆的关心置若罔闻。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但总是小心翼翼、怯生生的，而且话很少。我觉得她是害怕我母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对外婆更亲近了。“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我听不懂她的话，我不明白什么萨拉多夫和水手。这时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一身黑衣打扮，手里拿着个木匣子。外婆接过木匣，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可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瞧瞧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抢过木匣，她们俩走了。我留在船舱里，悄悄打量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

“你是谁啊？”“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萨拉托夫是城市的名字，你朝窗外看看，就是这个城市！”

窗外的大地在浮动，地面上雾气腾腾，远处的悬崖峭壁从我这的角度看来，好像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你知道我外婆在哪儿吗？”

“去埋葬外孙了。”那个水手叹息了一声。

“要把他埋在地下？”我好奇地问。

“当然埋在地下了。”水手摸了摸我的乱糟糟的头发。

我对水手说安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青蛙被埋在墓穴里了。水手弯下腰把我抱在怀里，亲了一下我的小脸。“唉，小兄弟，你现在还小，什么也不懂。”水手说，“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有上帝保佑它们呢。你该可怜你母亲才是，你看她被不幸的命运折磨成什么样了！”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惊慌，但是那水手却匆忙把我放在地板上，转身向外跑去，只说了一句：“得快点跑。”

这时，我也急忙向外跑去。我跑到舱门外面。狭窄的过道里光线灰暗，连

个人影也不见。距离舱门不远的地方，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发光。我向上望去，只见人们有的背着行李、有的提着包袱。很明显，乘客们正在纷纷下船。我想，我也应该和他们一块儿下船。然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走到船舷上的踏板舱前的时候，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我不知道。”

这时，人们把我拉来拉去，盘问了好长时间。最后，那位黑衣打扮的水手走了过来。他把我抱起来对大家解释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了。”

他急速地把我送回船舱并把我甩到包袱上，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手指吓唬我：“再乱跑我就打你。”

头顶上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下来，轮船也安静平稳下来。船舱的小窗好像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船舱里变得漆黑一片，让人透不过气来。包袱也仿佛膨胀起来不时地挤压着我。我对这一切恐惧极了。难道就这样把我自己遗弃在这空荡荡的船上吗？

我来到舱门跟前，可是舱门打不开，铜把手拧不动。我拿起一只装着牛奶的瓶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朝门把手扔去。奶瓶被砸碎了，牛奶溅得我满身都是。遭到失败以后我失望极了，趴在包袱上小声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可是，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咚咚”地响起来，并且不停地抖动着。舱里的小窗户变得像太阳一样耀眼。外婆坐在我身边，她正在梳头，时而皱皱眉头，时而发出嘟哝声。她浓密的头发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膝盖，一直拖到地板上。乌黑的头发油光发亮。她一只手托着被卷成圆盘的头发，另一只手费劲地把稀齿的木梳子插进厚厚的发丝里。她撇着嘴，黑眼珠转来转去，好像在生气，而她的脸在浓密的头发覆盖下显得很小，使她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今天外婆显得怒气冲冲的，可是当我问她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马上就用以往那种温柔的声音说：“大概是上帝惩罚我吧。上帝说，就让你长这么多头发，你就使劲去梳吧！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向人炫耀我这头像马鬃似的好头发。现在我老了，却讨厌这头发了！快点去睡吧，天亮还早着呢。”

“我睡不着了！”“好，不想睡就不睡了。”外婆温和地笑着说。她又继续编辫子，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母亲仰面睡在长沙发上，身子绷得像弦一样直。“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悄悄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说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也听清了每个字。她笑的

时候，黑眼珠发亮，闪出一种难于表达的快乐。她牙齿洁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然显得很年轻。最不协调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鼻子了。她闻鼻烟，鼻烟壶是黑色的，而且镶着银饰。尽管外婆身上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可是从她的眼睛里，却能看出她的心中闪烁着燃烧不熄的、开心的、温暖的光芒。她弯着腰，差一点就是驼背，身子很肥硕，但是跑起来却轻盈灵活，就像一只大猫咪似的，她柔软的身子也和可爱的猫咪一样。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不仅给我带来了光明，还使我周围的东西也披上了美丽的光环。

她永远是那么和蔼，善解人意，我在心里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

她无私的爱滋润着我，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获得勇气和力量。

40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行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初那美好的日子。天气一直很晴朗，我和外婆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待在甲板上。在明朗的天空下面，秋天给伏尔加河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使它看起来像绸缎似的。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慢慢地行驶着。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一条长长的缆绳拖着一条驳船。灰色的驳船慢悠悠的，活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声不响地浮动，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新，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的华贵着装。河两岸耸立着城市、乡村，远远望去好像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着。“你快瞧，多好看啊！”外婆不时地对我说，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她着迷地欣赏着河岸的美景，以至于常常忘记了我在她身旁。她站在甲板上，两手抱在胸前，微笑着却沉默不语，她的眼里含着亮晶晶的泪花。这时，我拽拽她那印花布的黑裙子。她抖动了一下，好像我吓了她一跳：“我是在做梦呢。”

“你怎么哭了？”“好孩子，我哭是因为我高兴，也是因为我老了，”外婆微笑着说，“我老了，我已经在这世上活过了60个春秋啦。”

接着，她闻了一会儿鼻烟，开始给我讲故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那样有趣：有善良的强盗、有圣徒、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很轻，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她俯下身来看着我的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兴奋的力量。她讲的故事委婉动人，引人入胜，让我百听不厌。我总是听完一个后便请求她：“再讲一个吧。”

“好吧，再讲一个：灶神老头儿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他被食物扎伤了脚，一瘸一拐地哼哼唧唧地叫着：‘哎哟哟，小老鼠，好疼哟，哎哟哟，小老

鼠，我受不了啦！’”外婆抬起一只脚，用两手抱着它，悬空摇晃着，可笑地皱着眉头仿佛她真的感到疼痛难忍。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水手们站在四周边听边笑，夸奖外婆讲得好，纷纷请求道：“好，老婆婆，再讲一个吧。”

后来水手们说：“走吧，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的时候，水手们拿出伏特加酒招待外婆，偷偷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轮船上有一个很严厉的人，他禁止人们吃瓜果，他看见谁吃瓜果就夺过来扔到河里去。这人的穿戴很像巡警，衣服上有一排铜纽扣，老是喝得醉醺醺的，所有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即便是来了也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她一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她身材高大但很匀称，脸色暗淡犹如铁青色，浅黄的发辫盘在头上，宛如沉重的王冠。她全身结实有力，我每次回忆起来，总觉得她身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她那双直率的灰眼睛跟外婆的眼睛一样大，冷冷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母亲生气地对外婆说：“人家在嘲笑您，妈妈。”“上帝保佑他们。”外婆坦然地答道，“让他们嘲笑吧，随他们的便，让他们笑个够吧！”

我至今还记得，外婆远远望见尼日尼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匆忙地把我推到船栏旁，大声喊道：“快看，快看，多美啊！就在那儿，天哪，那就是尼日尼，美得像天堂。你瞧那些教堂，就好像是空中楼阁。”

她又去请求我母亲，带着哭腔：“瓦莉娅，你过来看一眼好吗？你大概把这些地方都忘了，你看了一定会开心的。”

母亲无奈地笑了一下。轮船在河中央停了下来，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船只在河面上栉比如鳞。这时，一只挤满人的大木船朝我们靠过来。有人用钩竿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挨个登上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飞快地走来，一身黑衣打扮，鹰钩鼻子，黄色的胡须，一对绿豆似的眼睛。“爸爸！”我母亲悲痛而又响亮地喊了一声就扑倒在这个小老头的怀里。小老头抱着她的头，用赤红的小手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脸，尖声叫道：“你这傻孩子，怎么啦？哎哟哟，瞧你瞧你，唉，你们这些人呀。”

外婆高兴极了，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亲亲那个，转来转去像陀螺似的。这时她把我推到大人面前，急匆匆地说：“快点过来，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娜达丽娅舅妈，这是两位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卡捷琳娜。这些都是咱家的人，你瞧有多少。”

外公关切地询问：“你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外婆同他一连接了三个吻。外公把我从拥挤的人群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这孩子是谁的？”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他说什么？”外公问我母亲，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推开我说：“颧骨长得像他爸，快上木船吧！”

于是我们纷纷登上木船，不久后到了岸边。下船以后，我们排着队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走向山上，坡道两旁长满了枯萎的野草，野草上有人踩过的痕迹。外公和我母亲走在最前头。外公个子很矮，只到我母亲肩头，他迈着很快的小碎步。我母亲俯视着他，同他并排走着，就像飘在半空一样。两个舅舅跟在他们后面默不作声。米哈伊尔舅舅梳着光溜溜的黑头发，雅科夫舅舅瘦得像外公一样，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还有几个胖女人，穿着很鲜艳的衣服；六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都很安静，不爱吵闹。我走在外婆和娜达丽娅舅妈身边，娜达丽娅个子矮小，脸色苍白，蓝眼睛，挺着大肚子，她不时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哎哟，我走不动了。”

“你怎么也跟来了？”外婆生气地埋怨着，“真是笨到家了！”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对他们都没有好感。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是个外人，就连外婆也显得微不足道，她似乎疏远了我。我尤其不喜欢外公，当时就感觉到他对我不太欢迎，我悄悄地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对他又好奇又害怕。我们来到斜坡顶端，我看到有一所矮小的平房紧靠着右边的山坡。从这座平房看去，一条街道通向远处。这座房子涂着粉红色的油漆，油漆涂得很不均匀。房盖很矮小，窗子向外突出。从外面看房子显得很大，但屋里隔成了狭小的房间，光线幽暗，很拥挤。仿佛是一艘停靠在码头的轮船。到处是脸色阴沉的人们，孩子们像一群偷偷觅食的麻雀，跑来跑去。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一种我不熟悉的气味。我无聊地逛到院子里，这是一个让人讨厌的院子。这里挂满了大幅的湿布，摆满一个个大木桶，里面盛满了浓稠的颜料，水里泡的也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布。在院子的一角，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房子里正生着火，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至于里面煮的东西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时只听见有人在高声喊着：“紫檀——品红——矾。”却看不见人，而我对他说的话也摸不着头脑。

第二章

从那以后，一种繁重的、千奇百怪的、无法形容的奇怪生活就开启了，而且它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向前进发。那段日子在我的脑子里不断重现，就像一个内心善良并且非常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的天才在活灵活现地描绘一个悲惨的童话故事。如今回想那段日子，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努力地想也许是我记错了。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那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讲的悲惨故事，离奇而又黑暗的生活中充斥了太多的残酷。我不是单单在讲我自己，我讲的那个窄小的、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经历过，直到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外公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后来从外婆那儿我才知道，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强烈要求外公分家。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强了。他们怕母亲向外公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而结婚被扣下了。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等，他们闹翻了天。我们才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刷地一下，两个舅舅都站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外公狂吼，像狗般地龇出了牙。外公用饭勺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都给我滚出去！”

外婆痛苦地说：“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外公个子小，声音却出奇得高，震耳欲聋的。我母亲从桌旁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冲着大家，一声不吭。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挥起胳膊给了他弟弟一耳光！对方大叫一声，一把揪住米哈伊尔舅舅。两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喘息着、叫骂着、呻吟着。孩子们哭起来，怀着身孕的娜达丽娅舅妈拼命地喊着，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永远乐呵呵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肩膀宽宽的年轻学徒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背上，而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正在心平气和地用手巾捆着米哈伊尔舅舅的双手。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是个秃脑瓜，留着大胡子，戴一副墨镜。米哈伊尔舅舅的脖子伸得老长，又黑又稀的大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声音嘶哑地喊叫着。外公围着桌子着急地走来走去，一面用抱怨的语气喊叫着：“你们两个还是亲兄弟吗？一点骨肉亲情都没有。”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炕上。我又好奇又害怕，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见外婆正在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脸，雅科夫舅舅给打得满脸是血，他哭着，气得直跺脚。外婆痛心地说：“没良心的家伙，该清醒清醒了！”

外公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外婆大喊：“老太婆，瞧你生的这群畜生！”

雅科夫舅舅走了，外婆躲到角落里，号啕大哭：“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外公站在她跟前发呆，看着一屋子的狼藉，他低声说：“老婆子，你可注意点，小心他们欺负瓦莉娅。”

“啊，上帝保佑，快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外婆用两手抱着他的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他比外婆个头矮，只好把脸在外婆肩上贴了一下。“哎，分家吧，老婆子！”“分吧，老头子！”

他俩和声细语地谈了很久。起初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外公开始用脚沙沙地蹭地板，像一只准备斗架的公鸡。他伸出指头指着外婆吓唬她说：“行啦，你比我疼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而雅什卡是个虚伪主义者！”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迟早会挥霍干净。”我一翻身把熨斗碰掉了，稀里哗啦地掉进脏水盆里。外公一个箭步扑过来，把我拎了起来，死盯住我的脸，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谁让你在这儿的？是你妈妈吗？”

“我自己。”“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上去的。”他指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扔在了地上：“活像你爹！快滚！”

我飞快地逃出厨房。我清楚地看出，外公那双尖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我非常怕他。那时我想设法避开他。但外公为人凶狠，不论同谁说话都带着嘲讽，盛气凌人。故意找碴儿惹恼了对方他才甘心。“唉，你们这些人啊！”他常常这样感叹，尾音拖得特别长。每次听见他这样感叹，我都感到心里烦得很，浑身起鸡皮疙瘩。

歇工或者吃晚茶的时候，我外公、两个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来到厨房，他们个个累得疲惫不堪，手让紫檀染得通红，硫酸盐灼伤了皮肤。他们的头发用带子系着，活像厨房角落里被熏黑了的圣像。外公坐在我对面和我谈话，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外公身材消瘦，线条分明，看上去很精干，他那件丝线镶边的圆领缎面坎肩已经很旧了，有的地方已经磨破。那件印花布衬衫也皱巴巴的，裤子膝盖上有两块补丁，看上去很显眼。但是，同穿着西服和胸衣，脖

子上围着丝巾的舅舅们相比，我仍然觉得外公更干净、更漂亮些。我们到下新城之后，过了几天，外公就让我学念祈祷用语。别的孩子年龄都比我大，已经在学习识字了。教他们识字的是圣母升天教堂里的一个执事。从外公家的窗户里，可以望见那座教堂金黄色的圆顶。娜达丽娅舅妈教我念祈祷词。她是一个文静的女人，胆小怕事，长着一张娃娃脸，那双眼睛清澈透亮。我似乎觉得，透过这双眼睛可以看见她的一切。我特别喜欢看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双眼眯了起来，轻声地说：“啊，请跟我念：我们的在天之父。”有时我问她：“雅科·热是什么东西？”她小心翼翼地四下里瞧瞧，低声劝我：“快别问了，这些东西不好乱问的！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们的在天之父。”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不好乱问？我不明白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故意把它念错。

舅妈总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这时她脸色苍白，仿佛很累了，她的声音总是断断续续：“不对，你就简单地说：‘雅科、热。’”然而，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让我难以理解。我对此厌烦透了，不大情愿地背诵祈祷词。有一次，外公问我：“喂，阿廖沙，你今天干什么来着？玩去了吧？我看你头上有一块青，一看就知道你怎么弄的。弄出块儿青来可不算什么大能耐！”“主祷经”背熟了吗？”

舅妈悄悄地说：“他记性不好。”

外公一声冷笑，红眉毛一挑。“既然如此，就该挨鞭子！”

接着外公又问我：“你爸爸抽过你吗？”

我不明白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吭声，而我母亲对他说：“没有，马克西姆从来没打过他，也不准我打他。”“为什么？”

“马克西姆说，打骂是不会教育好孩子的。”“那他就是个笨蛋！这个马克西姆，他死啦，我不该说他，上帝宽恕我！”外公气呼呼地骂道。我对他这番话很生气，他立刻察觉到了这一点。“你为什么噘着嘴？你这小坏蛋。”

说罢，他抬手理了理他那棕红头发，又补了一句：“等着瞧！为顶针的事，这礼拜六我非抽萨什卡不可。”

“怎么抽啊？”我问道。大家哄然而笑，我外公说：“等着吧，你会知道的。”

后来我暗暗琢磨：抽，就是把人家送来染色的衣服拆开，而抽和打应该是一回事。对马、狗、猫都用“打”这个词。在阿斯特拉罕，我看见过巡警打波斯人，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打小孩。不过在这里，舅舅们有时在他们孩子的

脑门上，或者后脑勺上弹几下，孩子们不以为然，只是用手挠挠被弹过的地方。我多次问过他们：“疼吗？”

他们勇敢地回答：“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我记得很清楚为顶针而引起的那场风波。每天晚上在晚茶和晚饭之间的一段时间，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就把一块块染好的布料缝成一整块，然后上面贴上硬纸标签。米哈伊尔舅舅想拿眼神不好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便吩咐九岁的侄子把师傅的顶针放在蜡烛上烧热。萨沙照办了，用剪烛花的镊子夹住顶针放在蜡烛上烧，把顶针烧得滚烫，然后悄悄地放在格里戈里手边，自己就躲到炉子后面去了。可是正巧外公这时走过来，坐下来就准备干点活，便把那只烧烫的顶针往指头上戴。我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的时候，外公正用烫伤的手指抓自己的耳朵，他一边蹦跶，一边吼着：“这是谁干的？你们这群混蛋！”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俯在桌子上，用一个指头拨动那只顶针对它吹气。格里戈里师傅心平气和地在缝布料，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雅科夫舅舅跑进来，躲在火炕后面的角落里，掩面而笑。外婆在用丝刨把生土豆刨成丝儿。“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冷不防地说了一句。“你胡说！”雅科夫从火炕后面跳出来，大声喊道。这时，屋角里传来雅科夫的儿子的哭喊声，他边哭边喊：“爸爸，别信他的，是他出的主意教我这么干的！”

两位舅舅为此大吵起来。外公却一下子不说话了，他在手指上敷了点土豆末，什么话也没有说领着我走了。大家争论不休，都说这事怪米哈伊尔舅舅。喝茶的时候，我好奇要问外公：“要不要抽他一顿？”

“要。”外公斜着眼看了我一下，气呼呼地说。米哈伊尔舅舅拍着桌子对我母亲喊道：“瓦莉娅，好好管教你的小崽子，否则我就揪掉他的脑袋！”

母亲镇定地说：“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大家都不作声了。我母亲的话很有力量，短短的几个词就把他镇住了。米哈伊尔舅舅觉得很没趣也不再说什么。我心里明白，大家都怕我母亲，就连我外公同她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不像对别人那样粗声粗气。这使我感到高兴，我常常自豪地向表哥们夸耀说：“我母亲真了不起！”

表哥们对此没有异议。可是，我对母亲这样的看法有了变化是因为礼拜六发生的那件事。在礼拜六之前，我犯了错误。大人可以巧妙地改变布料的颜色，这一招儿使我十分着迷：他们把黄布料泡在黑颜料里，黄布料就变成了深蓝色——行话叫“宝蓝色”；把灰布料放在棕红色的颜料里泡一会儿，它就变